



# 苹果花开

□邢云

在岗底村北,有一片高高的山坡,当地人叫它凤凰岭。凤凰岭上长眼着一位教授,他叫李保国。  
在很多人涌向繁华大都市时,李保国却把家搬到了贫困山区,哪里穷往哪里钻,哪里苦往哪里去。因此,他被誉为“太行山上新愚公”。  
我是农民的儿子,见不得他们过苦日子。李保国说。  
如今,岗底村再也不苦了。漫山遍野都是苹果树,富岗苹果名声远扬。  
又是一年春光好。清明时节,岗底村的苹果树开花了。它们是太行山的精灵,一朵朵白里透粉,馥郁芬芳。  
岗底人说,甭看苹果花不惹眼,长出来的苹果可是又大又红,甜滋滋、脆生生。在他们眼里,这苹果花就是金银花,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。

2016年,李保国走的时候,苹果树上的花开得正盛。每当苹果树开花,岗底人就想起了他。  
苹果花开得安静,像娇羞的少女藏在浓密的绿叶里。起初,外行人一时分不出是花还是芽。渐渐地,染上了潮红,有一点儿白,五个花瓣儿俊俏可人。春风吹过,蜜蜂嗡嗡嘤嘤地落在花蕊上头,苹果花好似唱起了欢快的山歌。  
苹果花香不浓,果园里弥漫着幽幽的、细细的花香。它的花瓣儿如珍珠一般圆润、晶莹、透亮,不娇,不媚,让人心平气和、心旷神怡。  
李保国就是这样。他情洒太行,默默无闻,他倾尽心力,最见不得老百姓穷。他把教室搬到田间地头,把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。

生前,百姓亲他、靠他、依赖他;身后,百姓想他、疼他、缅怀他。  
一个个果树品牌、一片片高产果园、一座座染绿山岗,凝聚了一个共产党员、大学教授一生的信念、热情、青春、智慧和汗水。在太行山上、在百姓心底矗立起一座不朽的绿色丰碑。  
每年清明,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和乡亲们,都要手捧鲜花,来到李保国的墓地。墓地周边种着好些苹果树,在暖阳的照拂下,一根根枝条上的苹果花喜盈盈地绽着笑脸。  
活着干,死了算。岗底人忘不了李保国。在他身上,果农看到了科技的力量,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。  
生前,李保国誓要“把我变成农民,让农民变成我”。如今,这个心愿正在岗底村变成现实。他的得意门生,杨双奎,已是高级农民技师,每年有不少日子在外地奔波,给果农们免费授课。像他这样拿到高级证书的村民,在岗底村还有4位,同时还有近200位村民拿到了初、中级证书。  
岗底人每天都在朋友圈里给李保国点亮蜡烛。杨双奎给我看了他在两年前的一条微信:成功了!他相信李保国能看得见。李保国生前交给他重任,大树苗建园的任务终于完成了。一年种树,二年结果,三年丰产,产量远超设想。现在,很多果农都用上了这项技术,一个又一个老果园,又有了新模样。  
大山无语。青山不老。  
这是一个英雄模范辈出的时代。李保国不竟的事业需要有人跟进,各行各业都需要李保国式的人

物,和老百姓肩并肩、心连心,追梦未来。  
3年来,但凡到岗底的人,都忘不了到李保国墓前凭吊,留下几束鲜花、几个苹果。  
一朵花儿一粒果。繁花似锦的枝头,昭示着金秋的丰收。岗底人说,看到了苹果花,他们就充满期待,期待那苹果红了的时候,期待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岗底,期待着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。  
苹果花的花期短得让人心疼。它热烈地绽放,平静地离去,它不在乎欣赏,也无须赞美。它惟求对得起苍天厚土,对得起莽莽太行。  
一条条荒川变成了金川银川,一面面荒坡变成了金坡银坡。岗底人坚信,在高高的凤凰岭上,李保国能够亲眼看到一座座荒山变成金山银山。

时喝什么酒,早已失传。不过,下酒菜现在还有,干言的萝卜洋芋的藕。后来又加上一种名品,干言豆腐。  
刘邦北击匈奴,吃了败仗,回师过柏人,拿赵王张敖和贯高出气,引起不满。第二年征东垣,归途又经柏人,贯高起了杀心。刘邦天黑欲宿,问是何地,回曰:柏人。刘邦问罪,贯高知耻而勇,慷慨仗义,一人承担,救下张敖。唐代李白访柏人,写下《枯鱼过河泣》,从此衍生出“柏人为诚”这句成语。  
汉末,刘秀兵败蓟州,被王朗一路追赶,逃至冀南,得到信都太守任光、和成太守邳彤支持,重整旗鼓,所向无敌。到柏人城,遇守将顽抗,久攻不下。危难中求贤若渴,很多

●蒋子龙专栏●



# 福地榆林

□蒋子龙

横山绵延千里,脉络巍然,牵领着陕北大大小小八千余座山峦,成就并护持着横山区及整个榆林市,整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,与中国西北高、东南低的地形地势极其相似。东界有黄河护卫,中部是七百公里的明长城横贯东西。以古长城为界,以北为风沙草滩区,与毛乌素沙漠南缘接壤;以南则是黄土丘陵,地势较高,沟壑宽广,土层深厚。土厚才好藏宝,再加沟壑纵横、梁峁交错,历来被视为大漠边塞,除去被兵家看重其战略地位之外,长期被人们所忽视。

正因被忽视,才好积蓄,才能深藏。野气浓厚,却蕴藉无穷。国人的资源意识猛然觉醒,开始为资源的浪费痛心疾首,为资源的枯竭日益忧虑,并开始认真计算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。

榆林,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接续地。顾名思义,接续地,就是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,注入活力,使发展有强大的后劲,得以继续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榆林也可以说是一片福地。这里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,以现在最先进的开采方法,可供开采两百年。而榆林地下的岩盐储量,是煤储量的22倍。岩盐既可提炼最纯净的食用盐,又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。横山正处在中国陆上最大整装气田的腹地,于是,贵无旁贷地成为亚洲最大的净化装置及火电、甲醇生产基地。

榆林的土地面积约为43578平方公里,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下蕴藏着煤622万吨、石油1.4万吨、天然气1.4亿立方米、岩盐1.4亿吨。其资源组合配备之丰富,国内外罕见。横山苍苍,地貌奇特,千峰藏宝,万壑聚福,这么多能源、矿产富集一地,老天真是待这里不薄啊。

由于长期深藏不露,至今方横空出世,这叫后来居上。如今,人们的资源观念跟前大不一样了,社会的文明程度毕竟在提高,想来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随意浪费资源了吧。对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也会更加小心翼翼。有雄厚的资源,才会有强劲的后劲,才是最大的优势。

最近,在横山走了很多路,登峁塬,穿沟壑,寻古堡,访大院。连日来天空湛蓝,白云悠悠,空气清新。当地人无不自豪地讲,横山每年有近三百天空气优良,偶尔才会有扬沙天气。无论汽车疾驰于公路、土道,还是在峰峦沟壑中穿行,都未见一块块如大山的疮疤似的采煤窟窿以及一个个煤堆,也未见被遗落在路边的稀稀拉拉的煤渣、煤灰。横山的旷野莽原,草木静默,山霭苍苍,全无一丁点儿的富矿区迹象。在山区诸多古堡和窑洞前的旷场上,都像过去的柴火垛一样码着一个一个煤垛,煤块都像长城砖一样有棱有角,呈长方形,垒砌得整整齐齐。真不知这些煤是从哪儿采的,又是怎样翻梁越沟地运过来的。

有一天,气温零下15摄氏度,在武镇看横山老腰鼓的表演。打腰鼓的农民从四面八方开着汽车来到镇前的广场上。他们的坐席都还不错,因为要经常爬坡过沟,须具备一定的越野功能,最显眼的是一辆路虎。这就是地有宝藏,人长精神。农民用很少的劈柴,在广场四周点燃了三个不大的煤堆,那煤块闪亮而纹路清晰,仿佛用根木棍一敲就碎。煤烟不多,火焰却很旺,距离一米多远就烤得皮肤有烧灼般的疼痛。很多人真切地感知了横山“长焰煤”厉害。一个多小时后,老腰鼓演出结束,那煤堆最底层的煤块还没有烧透。如果不是人为地用水浇灭,估计那煤堆得烧上一整天。

陕北有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叫道情,类似横山说书。榆林对国家的发展有大情。情之大者,还要仰仗天地造化的成全和大自然日积月累的馈赠。但愿现代社会,不辜负榆林这份大情。



古宅 (一) 姚勇作

# 重归柏人城

□尧山壁

柏人城遗址,是我所见最古老的城池。古籍曾有记载:柏人城,尧封唐侯所都之地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也记载:幽缪王迁元年,城柏人。由此可见,古城历史底蕴之丰厚。  
柏人城位于隆尧县双碑乡,草树掩映的城墙,地上高7米,宽20多米,可以并排跑三辆马车。外墙每隔半米一溜横木,起铜筋的作用。数千年风雨剥蚀,木已朽去,剩下圆洞纵横成行,像记录历史的文字。  
从西南角缺口爬上,好大一片高地,豁然开朗,残存城垣轮廓清楚。站在这里,最先想到的是尧帝。他好有眼光,选址太行山脉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处,西边是通途大道,北临泚水河。马凤岗、光泰岗与牧猪岗,皆为太行山余脉。再往东

就是宣务山,山那边是大陆泽,曾有黄河注入,属于洪水西岸。当时,这里正好是抗洪要塞。  
尧帝生于永平,封于柏人。当时,尧是部落联盟的领袖,生活俭朴,住处茅茨不剪,采椽不斫,吃粝粱之食,藜藿之羹,以布衣掩形,鹿装御寒,绝不会大兴土木,修筑宫殿。那时,人烟稀少,精兵简政,舜为司徒,契管军事,后稷司农,夔当乐正。代表帝王的只是一根诽谤木,用以广泛征求百姓的意见,后来才演变为华表。  
柏人城发展成为都市,应在春秋时期。商族八迁,昭明迁居砥石,就是泚水河边的柏人。初属邢国,邢为卫灭,晋文公伐卫后归晋。后来六卿争权,三国分晋,柏人归赵。它不光是晋国内部争斗的焦

点,也是中原逐鹿的中心,是与邯郸齐名的军事重镇、经济大邑。现代曾出土砖石、地基、陶器等,有的刃刃上有“柏人”二字,大量的刀币上铸“白人”。那些出土刀币,分量越来越轻,想必柏人币流通时间已经很长了。  
公元前251年,燕将栗腹大军进犯,柏人守将李兑和赵国上卿廉颇,据泚河坚守,军民上下同仇敌忾,以少胜多,斩栗腹于郾上,追杀燕军五百里,进围燕都,迫使燕王割让五城求和。廉颇受封信平君,李兑则受封柏人侯。眼下,李兑打仗的柏人渡和景公廓,依旧能寻到踪迹。  
柏人城东就是干山、言山。《诗经》中的《泉水》写道:“出宿于干,饮饯于言。载脂载韆,还车言迈。《毛传》解释道:“饮酒于其侧曰饯。当

时喝什么酒,早已失传。不过,下酒菜现在还有,干言的萝卜洋芋的藕。后来又加上一种名品,干言豆腐。  
刘邦北击匈奴,吃了败仗,回师过柏人,拿赵王张敖和贯高出气,引起不满。第二年征东垣,归途又经柏人,贯高起了杀心。刘邦天黑欲宿,问是何地,回曰:柏人。刘邦问罪,贯高知耻而勇,慷慨仗义,一人承担,救下张敖。唐代李白访柏人,写下《枯鱼过河泣》,从此衍生出“柏人为诚”这句成语。  
汉末,刘秀兵败蓟州,被王朗一路追赶,逃至冀南,得到信都太守任光、和成太守邳彤支持,重整旗鼓,所向无敌。到柏人城,遇守将顽抗,久攻不下。危难中求贤若渴,很多

# 异乡情调 故乡的晚风

□张庭恺

独叩叩门  
唐诗、宋词与元曲,称得上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领域。比如,唐诗,早已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人,画上了天衣无缝的等号。去过天府之国的人们,非常清楚四川对李白、杜甫的敬仰与怀恋,一座简陋的杜甫草堂,再加上底蕴深厚的李白故里,恰恰把情感的手指,巧妙地摞在唐诗的心窝里。  
单说李白,有人把他的祖籍抛到遥远的中亚,殊不知,四川江油早已把李白家族的历史翻得底儿朝天。再过很多年,李白全家,由湖北迁至山东济宁,当时,李白的夫人许氏和宝贝女儿平阳,只想在这座临水的古城安居一辈子。可惜,李白嗜酒如命,反倒有的是机会斗酒诗百篇。济宁号称孔孟之乡,儒家圣地,当然容得下这位长安市上酒家眠的风流人物,就这样,温文尔雅的济宁,一下子掉进了诗歌酒香的温柔圈里。

故乡在华北平原南端,古河道黑龙港流域贫瘠的沙土地上。这里没山没水,平淡无奇,却总让我魂牵梦绕、挂肚牵肠。俗话说,月是故乡明。故乡是游子的偏爱,随着时光的流逝,能淌进心田、流进梦境的,永远是美丽曼妙的风景。闭上眼睛,一人一事,一草一情,都似露珠般晶莹剔透,都如诗歌般荡气回肠。  
故乡常是我梦境的原始图像,欢乐忧愁都在这里晕开,也在这里隐去。每每把我带入梦境,又带梦境慢慢飘散的,是故乡的晚风。它抚慰着我疲惫的心灵,唤起无尽回忆;它吹拂我凌乱的思绪,抹平所有创伤。梦里醒来,总把最美的画面镌刻在脑海,把最甜的笑容定格在脸庞。  
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风吹

动着希望。走在故乡的田野里,静静感受春风,它吹绿了大地,吹动了流云,吹开了花朵。多少次梦回故里,我依然是那个牧羊的儿童。春风一到,我便赶着那几只犍犍的一冬的山羊,急匆匆地奔向绿油油的田野。从下午放学,到太阳落山,羊儿在荒地地、野坡上一刻不停地吃着青草,几个小羊崽儿半躺在草地上聊天,暖暖春风吹拂脸颊,夹着泥土的芬芳,带着青草的清香,温情脉脉,柔意绵绵。直到太阳落山,眼前的一切都已模糊,才想起吃草的羊群。  
故乡的夏日,满满都是故事。晚饭后,躺在自家的房顶上纳凉,听父亲讲过去的事情,聊村子里的张家李家。多少回,听着父亲讲的神

话故事,望着眼前的夜空,在思绪飞向琼楼玉宇的天宫。习习凉风把如水的夜色洗刷得清澈见底、清爽宜人。藏青色的天空在繁星点缀下,像一泓湖水,倒映着烟花。酷暑无边难遁形,夜幕垂临心自宁。点点繁星漫纱帐,丝丝晚风撩人情。轻轻地,风儿把父亲的话语吹进耳朵,吹进我的梦乡。  
故乡的秋天,到处五彩斑斓,谷子是黄的,棉花是白的,高粱是红的,玉米是绿的,天空是蓝的。小孩子们的时光也是五颜六色、多姿多彩的。凉爽的晚风中,皎洁的月光下,与几个小伙伴相互壮着胆子,潜入僻静的瓜田果园里,摸几颗瓜,摘几个果,然后志忑又兴奋地狂奔出来。跑上二里地,来到一个林间

# 斑鸠在叫

□樊秀峰

一入春,树上的斑鸠就开始叫了。叫声低沉而又苍老,不很悠长,不甚嘹亮,更不清脆,老是懒洋洋的,显得暮气沉沉,仿佛是无事事事、情绪不高的样子。特别是它的尾音,好像是咽进嗓里,去的一声叹息,有些无奈,让听到的人无端地起了惆怅。叫的时候,常有一搭无一搭的,有时连叫两声,有时连叫三声,然后就歇一阵儿,好像睡着了,又好像忘了似的。大概,斑鸠叫时,是皱着眉头的吧。  
从小到大,一听到斑鸠在叫,心里涌上来的,就是这样的感觉。  
村子里有许多大树,有麻雀、老鸹、鸹鸹、喜鹊等,也有斑鸠。喜欢村里那些斑鸠们,喜欢听它们春天里的叫声。过了二月,天就不大冷了。进入三月,日也暖,风也暖,春深似海,日子安逸,斑鸠的叫声在林子里的深处,此起彼伏,叫得人愈发地春困、昏昏欲睡。听到斑鸠在叫,却不容易看到它的身影,它们总是在高高的树顶上,在密密的枝叶间,距离人很远。等到树们发了芽、长开了叶子,就会更不容易发现。有时,在树下追寻着

叫声仰头看,却只看得到一簇簇的枝丫与树叶,阳光在树叶子上间闪烁,再高处,则是缓缓飘动着闪亮白云的天空,每每就会觉得有点儿孤独,又有些失落。  
喜欢读汪曾祺的书,他在书里曾经好几次写到斑鸠的叫声。其中一篇这样写道:  
我家的荒废的后园的一棵树上,住着一对斑鸠。天将雨,鸠唤妇,到了浓阴将雨的天气,就听见斑鸠叫,叫得很急切:鸹鸹,鸹鸹,鸹鸹,鸹鸹,斑鸠在叫他的媳妇哩。到了积雨将晴,又听见斑鸠叫,叫得很懒散:鸹鸹,鸹鸹,鸹鸹,鸹鸹!单声叫雨,双声叫晴。这是双声,是斑鸠的媳妇回来啦。咕。这是媳妇在应答。  
汪曾祺的文字真是有趣,有时有股单纯、清澈、可爱的小孩子气。  
印象中,老家村里的斑鸠并不多,从它们的叫声就能清晰地听出来。在春天里,天气晴好时,前半晌,或天将晌午,村子里静悄悄的,日头白花的,晒得人身上暖暖的。可惜,没有在雨天里听到过斑鸠叫。

见过斑鸠,不是在村子里,而是在城市。秋天午后,到陵园里去散步,看到五六只灰斑鸠和一群麻雀、麻野雀正围在高大的柏树下,啄着落在地上的白桦壳,捡柏树籽吃,样子和神态都很可爱。阳光照在它们绸缎一样光滑的灰色羽毛上,闪着油油的柔光。陵园里柏树森森,很安静。  
几只灰斑鸠仍和麻雀、麻野雀混在一起,低头啄着空地上的白桦壳。麻雀们三三两两挤在一块儿,叽叽喳喳的,蹦来蹦去,抢得最欢。麻野雀看上去大大咧咧的,翘着长长的尾巴,咋咋呼呼,有点儿愣,有点儿傻,有点儿不太稳重。灰斑鸠则安详得多,不怎么出声,有时会停下来,歪着头,瞪着圆圆的透亮的黑眼珠,朝人们看,不一会儿,又迈着小碎步走开,去啄别处的柏树籽了。  
每听远处有斑鸠在叫,仍会感到十分欣喜,立马停下手,侧着头,仔细地听一会儿。听着斑鸠叫,不由想起春日的乡下,想起深远的蓝汪汪的天空,想起晒在身上的暖烘烘的日头,想起那些沉默着的大树,继而,想到

童年的时光,想到老家旧物、云烟散场,想到曾经郁积在内心的那些乱乱的惆怅,引起我一点淡淡的乡愁。  
无意之间,我在电脑上搜到了斑鸠的叫声。一时间,小小的书房仿佛变成了寂静的乡野、悠远的山林,真是有趣极了。